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19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儿童与武装冲突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所涉期间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报告中探讨了在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与加强对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方面的挑战。她概述了履行任务过程中开展的活动，包括与人权机构和机制合作开展的活动，以及在处理严重侵害儿童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代表还介绍了她的宣传活动，侧重于吸取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此外，特别代表还介绍了她的实地访问情况以及她努力与区域组织和国际伙伴接触的情况。她概述了议程上的挑战和优先事项，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加强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



一. 导言

1.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系根据大会第 73/155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履职活动报告，包括实地访问情况、取得的进展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方面仍存在的挑战。特别代表还阐述了她如何按照大会第 72/245 号决议的要求开展活动，根据自己的任务规定，增加与各国、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以及各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的接触，并增加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包括为此收集、评估和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在报告中，她还详细阐述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其工作的影响，以及对更广泛地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影响。

二. 与人权机构和机制合作

2. 为了使《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得到普遍批准，特别代表继续向会员国宣传。在《任择议定书》周年之际，她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与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保护儿童免遭买卖、性剥削以及在敌对行动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新闻稿。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特别代表原计划在布鲁塞尔和日内瓦参加的纪念《任择议定书》周年的公开活动被取消。

3. 儿童权利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在《儿童权利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国家审查中继续提出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处境问题。特别代表继续与儿童权利委员会合作，并注意到委员会对巴勒斯坦国初次报告的意见(CRC/C/PSE/CO/1)。委员会敦促巴勒斯坦国，除其他外，充分执行《巴勒斯坦安全部队 2005 年第 8 号兵役法》和《巴勒斯坦儿童法》第 46 条第 1 款，其中禁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参与敌对行动，并迅速采取措施调查、起诉和制裁招募儿童案件中的犯罪者。特别代表办公室将继续与联合国实地人员合作，为执行这些建议提供支持。

4. 特别代表继续与人权理事会密切合作。2020 年 7 月 2 日，她向理事会在线介绍了她的报告(A/HRC/43/38)。特别代表为黎巴嫩、缅甸和索马里的普遍定期审议提交了材料。特别代表办公室此前为 2020 年关于利比亚问题的互动对话提交了一份材料，在此对话期间，各国强调了武装冲突背景下保护儿童的必要性，并重申了特别代表所提交材料中提出的要点。特别代表办公室将支持利比亚执行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建议。

5. 特别代表继续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接触，以交流信息并确认共同关注领域。2020 年 2 月，她会见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委员，2020 年 6 月，她与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负责人通了电话。2020 年 10 月，特别代表在线会见了买卖儿童和儿童性剥削(包括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其他儿童性虐待材料)问题特别报告员。也是在 10 月，她与协助调查和起诉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负责人通了电话。

6. 特别代表办公室还为多位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的多份报告和实地访问提供了建议，并定期与调查委员会就共同关心的局势开展合作。此外，特别代表办公室在工作层面与也门问题知名专家组进行了互动。

7. 在联合国系统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一直是特别代表的重要伙伴，其实地人员参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特别代表办公室还与人权高专办密切合作，执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遵守框架中所载的儿童保护条款。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特别代表办公室取消了在意大利圣雷莫参加对联部队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培训。但是，培训包中增加了儿童保护模块，在保护平民培训期间涵盖了该模块的内容。此外，人权高专办将为 2021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关于儿童权利的报告，特别代表办公室为此报告作出了贡献。特别代表办公室积极参与执行秘书长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发起的“最高愿望：人权行动呼吁”。特别代表通过其在布鲁塞尔的联络处促进了与设在日内瓦的机制和机构的接触。

三. 在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方面的挑战、趋势和进展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严重侵害儿童的事件数量仍然居高不下，COVID-19 大流行加重了受冲突影响儿童的脆弱性，并给儿童保护行为体带来了额外负担。尽管挑战持续存在且不断出现新挑战，但在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上的几个国家局势中，在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在过渡期正义领域。

A. 在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方面的进展

9. 在阿富汗，特别代表与她的同行接触以重振 2014 年路线图，以期执行 2011 年行动计划，终止和防止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以及包括阿富汗地方警察在内的阿富汗国家警察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内政部继续努力，通过设在全国各地警察招募中心的儿童保护单位，防止招募儿童进入阿富汗国家警察。2020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阻止了 120 多名儿童申请者加入阿富汗国家警察。尽管 2020 年 3 月发布了关于赦免和缓期执行少年犯和囚犯刑期的特别总统令，但即将出台的预防 COVID-19 法令中也应包括关于释放被控犯有国家安全罪的儿童的条款。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领导下，在儿童保护行为体的投入下，起草了一项国家保护儿童政策以支持《儿童法》，但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和政治局势，该政策的敲定被推迟。特别代表继续主张强化措施，减少军事行动中的儿童伤亡，并鼓励阿富汗政府拓展与联合国的接触，以加强防止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特别代表还敦促政府和国际伙伴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

10. 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继续与中非爱国运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以及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接触，以加快执行它们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签署的行动计划。联合国还与其他武装团体接触，采取措施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得益于这些努力，2020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有 240 多名儿童被确认身份并脱离武装团体。在国民议会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通过《儿童保护法》后，中非共和国总统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该法。除其他外，该法将武装部队和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性暴力、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拒绝人道主义准入定为犯罪行为。该法还将与武装部队和团体有关联儿童视为受害者。特别代表继续与中非共和国政府接触，以制定一项防止严重侵害儿童的国家计划。由于 COVID-19 大流行防护措施和相关旅行限制，与防止计划有关的活动暂时中止，如在国家和省层面组织的讲习班。

11. 在马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负责执行《安全学校宣言》的国家监测委员会通过了其行动计划，并确定了优先活动，以解决冲突期间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等问题。设立了三个区域委员会，目前都在运作。2020年2月，联合国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聚集了各区域委员会的代表，讨论保护教育设施免受攻击和免于军事用途的战略。2020年6月和7月，联合国与国家当局一道，对参与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地区加速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武装团体中的战斗人员进行了年龄筛查，以确定其中的儿童并促使他们从武装团体中获释。确定了一名男童的身份，在编写本报告时，联合国正在继续寻求让武装团体释放他。提高了约 226 名战斗人员对儿童保护问题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认识。

12. 在缅甸，缅甸国防军从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侵害行为名单上被除名，因为在 2011 年签署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后，招募儿童人数继续大幅减少，起诉正在进行中，也同意继续追踪和释放前几年已确定身份的儿童(A/74/845-S/2020/525, 第 240 段和附件)。此后，特别代表一直与该国政府保持定期沟通。政府发布了多项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军事指令，2020 年 1 月，缅甸国防军释放了 18 名儿童和青年。缅甸国防军仍在杀害、残害和强奸儿童以及其他形式性暴力行为的名单上。特别代表继续敦促政府签署一项联合行动计划，以终止和防止这两种侵害行为。2020 年 11 月，联合国与民主克伦仁慈军签署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这是与缅甸武装团体签署的第一个此类行动计划，旨在终止和防止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

13. 在尼日利亚，联合国继续支持执行联合民团于 2017 年签署的行动计划，以终止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在协商期间，联合民团指挥官以及博尔诺州各部委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审查了执行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联合国还与联合民团领导人接触，以加强对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零容忍，此前该民团于 2020 年在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入口处使用了两名男童。

14. 在菲律宾，在颁布第 11188 号共和国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条例后，特别代表办公室通过联合国实地人员支持 2020 年 9 月完成的《处理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问题议定书》，以更新和合并以往由不同国家执行机构发布的所有准则和条例。为了维持联合国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之间已完成的行动计划的成果，联合国继续支持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重返社会，包括提供心理援助和生活技能培训。没有关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重新招募儿童的案件得到证实。基于以往社区层面参与获得的成果和经验，联合国与宗教领袖接触，在伊斯兰宗教仪式中传递关于儿童权利和儿童保护的信息。

15. 在索马里，联合国继续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合作，加快实施政府于 2012 年签署的关于终止和防止招募、使用、杀害和残害儿童的两项行动计划，以及 2019 年 10 月签署的路线图。在西南部和贾穆杜格州设立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分组，正在对索马里国民军士兵进行筛查。2020 年 2 月 12 日，在反对使用儿童兵国际日，联邦政府重申其承诺，对其士兵和即将编入索马里国民军的人员进行筛查，并将确认身份的儿童分开。2020 年 3 月 1 日，索马里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通过谈判释放了 9 名据称与青年党有关联的男童，并将这些儿童转移到重返社会中心。1000 多名儿童继续受益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支持的重返社会方案，包括临时照料、家庭追踪和团聚、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

16. 在南苏丹，政府取得了显著进展，2020年2月7日在特别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一项涵盖所有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面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非常全面，针对所有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并要求冲突各方在同一行动计划下开展工作。南苏丹政府对执行该行动计划负有主要责任，该行动计划得到了《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各签署方的认可。此外，该行动计划将适用于未来可能并入国家军队的任何武装组织。行动计划得到签署和认可是特别代表和南苏丹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持续接触的成果，特别是特别代表2018年9月和2020年2月两次访问该国的成果。自签署以来，联合国一直与各方合作执行该行动计划，包括向安全部队提供儿童保护培训课程，并支持设立高级别部长级和国家级技术委员会，作为执行该行动计划的主要监督机构。

17. 在苏丹，政府关于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2016年行动计划已于2018年完成，联合国继续与过渡政府接触，以确保在此之后各项措施的可持续性，并确保政府对2019年路线图作出承诺以保证继续遵守。正在对快速支援部队军营进行筛查，对南达尔富尔州和西达尔富尔州的两次核查任务已在2020年4月至6月期间完成。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继续与武装团体接触，以确保执行各自的行动计划，包括制定路线图，特别是与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就其2007年行动计划进行接触，与正义与平等运动就其2012年行动计划进行接触，以及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就其2016年行动计划进行接触。2020年3月，国家任务组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评估其2017年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并由此制定了路线图。特别代表继续敦促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与联合国合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并呼吁未列入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新报告附件的冲突各方采取措施，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18.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续执行叙利亚民主力量签署的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的部队进行筛查，成果是在2020年初释放了51名女童，并将她们转移到临时照料设施。还使18名男童脱离该部队，他们在等待正式释放。通过与行动计划有关的接触，特别代表向叙利亚民主力量强调，要让联合国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所有民用和军用拘留设施，据知那里关押着儿童。在编写本报告时，联合国已获准进入三个设施，对那里的儿童的处境进行了人道主义评估。

19. 在也门，政府继续执行2014年行动计划和2018年路线图，以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但由于也门南部局势动荡以及亚丁缺乏主要对话者，执行工作放缓。2020年2月，总统发布指令，指示所有部队遵守行动计划和路线图，除其他外，要求在国防部和内政部监督的部队中设立儿童保护单位。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部际委员会于2020年8月恢复工作。胡塞武装组织/安萨尔·阿拉组织(前身为胡塞武装组织)于2020年4月发布指令，要求移交在军事行动中被俘或被拘留的儿童，同时继续就签署行动计划进行对话。得益于这种接触，胡塞武装组织/安萨尔·阿拉(前胡塞武装组织)于2020年1月释放了68名因实际或据称与反对党有关联而被拘留的儿童。在也门支持合法性联盟通过与特别代表交换信函，核可了一项有时限的活动方案，以支持执行2019年3月签署的加强保护也门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谅解备忘录。鉴于空袭导致的杀害和致残事件持续大幅减少以及持续执行有时限的活动方案以支持执行2019年谅解备忘，该联盟从杀害和致残

的侵害行为名单上被除名。自 2020 年 7 月以来，特别代表与该联盟所有成员接触，以确保持续执行已商定活动的工作计划。特别代表、其办公室和代表该联盟的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了多次磋商，以确定有待执行的关键优先活动。2020 年 11 月，特别代表和联盟部队指挥官举行了一次会议。该联盟继续每季度发送进度说明，说明已商定行动执行情况的所有方面，包括对侵害指控的调查。

B. COVID-19 大流行对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的影响

20. 在涉及儿童与武装冲突任务的大部分境况下，都实施了禁闭措施和行动限制，有些早在 2020 年 3 月的第一周就实施了。虽然这些措施对于防止 COVID-19 传播和保护包括儿童在内的民众是必要的，但许多与儿童和武装冲突任务有关的活动被中断了。

21. 遏制大流行的限制措施往往对儿童有不利影响。例如，在阿富汗，限制措施中断了儿童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渠道，给父母、监护人和照料者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学校的关闭使儿童更容易被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而与 COVID-19 有关的污名和歧视也导致儿童更容易遭受暴力和心理压力。阿富汗医疗保健系统本来就脆弱不堪，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又承受着沉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人袭击医院和医护人员，这种行为尤为过分。在哥伦比亚，所有学校关闭，受冲突影响地区提供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体减少以及家庭收入减少，都可能增加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其他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风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招募儿童者的审判暂停。与此同时，已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中能够受益于支助服务的人数更少了。在伊拉克，这一大流行加剧了本已不利的儿童保护环境，特别是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拘留场所。在缅甸，旅行限制和缓解战略严重影响了人道主义准入，并加剧了事先已存在的行动和准入挑战，人道主义伙伴接触 50 多万人的机会本就极其有限，这 50 万人包括被限制在若开邦难民营中的 13 万无国籍罗兴亚人。特别令人关切的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

22. COVID-19 大流行还对联合国开展重要工作以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大幅减少了与冲突各方接触的机会，但联合国仍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继续对话。在中非共和国，根据特别代表所发起的“行动起来，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运动而开展的活动受到了大流行的影响。原计划的培训和宣传课程以及实地考察不得不暂停。在缅甸，由于封锁和旅行限制，与政府就招募和使用儿童问题联合行动计划的后继行动进行的高级别政治接触被推迟了，而技术接触得以进行。由于这些限制，联合国和缅甸武装团体之间联合行动计划的签署仪式也被推迟了。在尼日利亚，由于 COVID-19 相关限制措施，原计划在联合国、联合民团和博尔诺州各部委代表之间举行的审查联合民团行动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研讨会不得不推迟数月。研讨会最终于 2020 年 8 月举行。在菲律宾，由于安全方面的挑战以及因大流行而加剧的行动限制，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难以进入受冲突影响地区。核查活动以及与冲突各方的进一步接触被推迟，大部分核查任务不断被重新安排，而从主要来源方获得关于严重侵害行为的信息则进一步受到限制。在南苏丹，关于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面行动计划的执行过程，特别是为执行行动计划和加强儿童保护方面的能力建设而设立关键监督机构的进程，因 COVID-19 大流行限制措施而受阻。在苏丹，原计划对政府部队进行的儿童保护培训以及对快速支援部队军营的核查任务被暂停。

23. 尽管存在与 COVID-19 有关的封锁和行动限制，但根据监测和报告机制的核查标准，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监测和核查工作仍在继续。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以及国家工作队与合作伙伴合作，减轻大流行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的不利影响，并促进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24. 由于敌对局势中的儿童一直处于脆弱处境，现在 COVID-19 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必须利用停火、和平谈判和安全部门改革等进程作为加强保护儿童机制的机会。吁请冲突各方遵守秘书长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出的全球停火呼吁。特别是，冲突各方必须尊重学校、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相关受保护人员的民用性质，在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它们日益成为战略资产。因封锁措施而空置的校舍不应用于军事目的。在教育系统已然脆弱的背景下，受教育机会是一种稀缺商品，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的代价如此之高，以至于绝无正当理由这样做。

25. 在 2020 年 8 月 19 日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之际，特别代表发表声明，强调充分、安全和不受阻碍地及时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对于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至关重要，在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更是如此。正如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新报告所述，2019 年，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的事件增加了 400% 以上，这已然令人担忧。这些事件包括对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儿童工作人员的直接袭击或威胁、行动限制和掠夺物资，日益扰乱向儿童提供重要援助的进程。

C. 过渡期正义和受冲突影响的儿童

26. 秘书长在其关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期正义的报告 (S/2004/616) 中，将过渡期正义定义为与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虐待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问责、声张正义、实现和解而进行的努力相关的所有进程和机制。这些进程和机制可以包括国际社会参与程度各有不同(或根本不参与)的司法和非司法机制、起诉个人、补偿、真相调查、制度改革、审查和革职办法，或其中任何一些办法的组合。

27. 鉴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深刻负面影响以及儿童的独特需求，必须确保他们融入和参与过渡期正义的所有方面。多年来，过渡期正义机制越来越多地让儿童参与以追究责任和达成和解。将儿童纳入传统的过渡期正义进程，如司法机制、真相委员会和寻求真相机制，是打破代际暴力循环和防止今后发生侵害行为的关键。这为儿童提供了机会，为对他们及其家人犯下的罪行寻求补救。参与过渡期正义进程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向儿童提供途径与过去和解并为自己和社区建设新未来的一种方式。

28. 将曾与冲突各方有关联的儿童纳入过渡期正义进程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儿童可能同时是受害者、证人和被指控的犯罪者。在这方面需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必须主要将实际上或据称与冲突各方有关联的儿童视为受害者，并符合国际少年司法标准。拘留儿童应作为最后手段，时间应尽可能短，同时应优先考虑有助于儿童康复的替代办法。包容性、适龄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过渡期正义和建设和平进程是让受战争影响儿童重返社会的重要环节。

29. 2002 年，对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指控的所有个人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起诉，以及让儿童参与该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标志着一种转变，将儿童参与问题置于关于正义和真相调查机制的国际讨论的中心。自那时以来，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吸取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以创建指南和共同视角。

30. 2012 年，国际刑事法院在对托马斯·卢班加·迪伊洛的审判中作出有罪判决，判处其 14 年监禁，2014 年的上诉审判维持原判，这是推进对侵害儿童行为追究责任的里程碑式判决，国际刑事法院另一项重要判决是 2019 年判处博斯科·恩塔甘达 30 年有期徒刑，罪名包括征募未满 15 岁儿童加入武装团体并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

31. 上述判决给世界各地的许多儿童带来了希望。然而，为了真正有效，必须落实和使用国家立法、国家起诉和国家系统来终止并最终防止侵害行为。联合国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在国家层面倡导和支持过渡期正义的工作至关重要。

32. 在哥伦比亚，作为哥伦比亚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防止重陷冲突综合系统一部分的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继续推进 2019 年 3 月立案的一起案件，该案件重点关注 197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情况。2020 年 9 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的几名前领导人在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出庭陈述案情，受害者提出意见并要求提供具体案件的信息。一些前哥人民军领导人承认武装团体中有儿童。此外，他们承认该武装团体实施了性暴力和强迫堕胎，并请求原谅。其他人强调，该团体没有强迫招募儿童的政策，并声称要监督其所有单位的行为是不可能的。虽然国际社会认为请求宽恕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但一些受害者组织、政府和其他行为体批评了这种说法，并呼吁前哥人民军领导人充分承认自己的责任。

33. 在马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继续支持 2015 年成立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努力将儿童纳入过渡期正义进程，并让他们在寻求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2019 年 12 月，举行了第一次侧重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公开听证会，这将为随后的五次听证会提供参考。联合国为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的代表提供了关于将儿童保护和青少年参与纳入其工作的培训和辅导课程。2020 年 2 月，该委员会为调查股和记录儿童证词的人员组织了一次关于儿童友好型访谈技巧和评估儿童受害者身心脆弱性方法的培训。

34. 虽然在将儿童纳入过渡期正义进程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问责工作仍然以成人为中心，影响儿童的侵害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持续关注。为了支持对追责空白的研究，特别代表办公室于 2020 年 10 月参加了一次虚拟圆桌讨论会，探讨如何克服障碍，对冲突中儿童遭受的侵害行为和罪行追究责任。这次讨论是由救助儿童会和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牛津道德、法律和武装冲突研究所在它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框架内组织的，它们研究的是在有效调查、记录和起诉儿童遭受的侵害行为和罪行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四. 提高认识和动员全球行动

35. 在整个 2020 年，特别代表继续加强其在提高公众认识和动员全球行动方面的授权活动，包括实地访问和高级别活动、宣传、收集和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以及建立和支持与广泛行为体的联盟和接触。

A. 实地访问和高级别活动

36. 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继续通过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上的国家访问和国际高级别活动来提高认识并倡导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儿童。自 COVID-19 大流行伊始，特别代表继续远程参与全球事务，包括参加虚拟活动和发布视频致辞。

37. 2020 年 1 月，特别代表前往缅甸会见包括国务资政、国防部长和缅甸国防军在内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以重新推动与缅甸国防军一起执行关于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加快在《儿童权利法》框架内实施的问责措施，并鼓励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一项行动计划，以终止和防止杀害、残害、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她还会见了三个非国家武装团体，即克伦民族解放军、克伦民族解放军和平委员会和民主克伦仁慈军，并敦促他们签署和执行行动计划，以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由于 COVID-19 大流行，与克伦民族解放军和平委员会签署行动计划被推迟。

38. 特别代表于 2020 年 2 月访问了南苏丹，见证了关于终止和防止所有六种严重侵害行为的全面行动计划的签署过程。鉴于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的部队已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统一，并根据《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它们承诺遵守这一行动计划。特别代表还为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总部的儿童保护办公室举行了落成典礼，该办公室是在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的支持下设立的，是南苏丹儿童保护活动的协调中心。

39. 2020 年 3 月，应俄罗斯联邦的邀请，特别代表前往莫斯科，会见了总统儿童权利专员。总统专员介绍了俄罗斯联邦在遣返实际上或据称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俄罗斯儿童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采用何种方法识别孤身俄罗斯儿童的身份，以便着手遣返他们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特别代表主要向总统专员简要介绍了她与儿童兵重返社会全球联盟的合作，并表示必须重点关注曾与冲突方有关联的儿童康复和重返社会情况。

40. 由于不可预见的政治事件和 COVID-19 相关旅行限制，原计划对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的访问不得不推迟。特别代表案与原计划的部分对话者组织了视频会议，并按照秘书长在其最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中的要求继续加强参与。

41. 2019 年 12 月，特别代表参加了在第十九届多哈论坛框架内组织的题为“联合国 75 周年：复兴和创新时刻”的高级别活动。同月，特别代表在世界银行集团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题为“为儿童兵克服人道主义——发展鸿沟”的活动上发言。2020 年 9 月，特别代表在大会于 2019 年宣布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之后首次纪念该国际日的高级别虚拟活动上发言。该活动是由卡塔尔、教育至上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儿基会组织的。2020 年 11 月，特别代表向意大利组织的地中海对话发来了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保护的视频讲话。

B. 宣传

42. 特别代表继续以联合国保护受冲突影响儿童的最高倡导者的身份公开呼吁加强对这些儿童的保护，包括发布了约 50 份新闻稿和公开声明，其中有些是与下文提到的其他联合国高级官员联合发布的。此外，2020 年 7 月，特别代表为国际刑事法院在中非共和国的司法广播节目发表了广播讲话，主题是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司法和儿童保护。

43. 2020 年 4 月，特别代表发布了一份涵盖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捐助者报告，她在报告中阐述了其办公室在四大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将为她今后几年的行动提供参考，这四大方面是：保护在武装冲突中被利用和虐待的儿童；从头防止侵害儿童的行为发生；提高认识并加强儿童方面的伙伴关系；以及推广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44. “行动起来，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运动将儿童与武装冲突置于建设和平、发展和预防议程的核心，支持了全球宣传工作，是特别代表办公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全球传播战略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2020 年 2 月，该运动在南苏丹启动，将持续到 2022 年底。

C. 收集、评估和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45. 按照大会的授权，收集、评估和传播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仍然是特别代表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

46. 如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前几份报告(A/HRC/40/49 和 A/HRC/43/38)所述，特别代表与儿基会、和平行动部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协调，与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共同主席和国家工作队组织了一系列区域磋商。磋商的目的主要是促进交流和分享关于监测和报告机制以及联合国与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最新报告附件所列各方接触方面的经验教训。2020 年 1 月在达喀尔举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区域研讨会，汇集了特别代表、儿基会、和平行动部以及来自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马里和尼日利亚的国家任务组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代表。下一步将是在总部层面讨论研讨会提出的建议，并与外地伙伴协调执行建议。

47. 2020 年 8 月和 9 月，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为菲律宾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组织的高级别技术网络研讨会作出了贡献。网络研讨会旨在讨论监测和报告机制的政策和做法，确定如何加强联合国机构对监测和报告机制的贡献，并为 2020 年和 2021 年制定建议和优先事项。

48. 在哥伦比亚，2020 年 6 月和 10 月，特别代表办公室支持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向其成员和儿童保护组织成员在线提供能力建设培训，以加强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现有监测和报告能力。

49. 2020 年 2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举行简报会，推出由特别代表办公室与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平行动部和儿基会合作编写的《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调解人实用指南》。比利时国王和王后以及秘书长出席了此简报会。同一天，特别代表与比利时和瑞典一起举行了一次高级别活动，向广大公众介绍《实用指南》，强调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和平进程的附加价值，以期实现可持续和长期的和平与安全。

50. 特别代表支持会员国将儿童置于旨在防止和终止冲突的各项举措的中心，《实用指南》是这项工作的一個关键组成部分。2018 年为制定《实用指南》而启动的协商进程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儿童保护问题大多是以临时方式处理的，因为冲突各方确定的优先事项以及在调解人支持下确定的优先事项不一定侧重于儿童。原因之一是，调解人很少获得旨在确定儿童保护和儿童权利问题的具体和有效的工具，包括关于如何适当咨询儿童并引导他们在和平谈判中发挥附加价值的工具。虽然人们普遍承认保护儿童对社区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往往忘记了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建立和平进程。

51. 《实用指南》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采取的方式是向调解人和支持调解努力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具体措施，以供在和平谈判和协议的早期阶段考虑。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他们确定切入点和可能的建立信任措施，让各方参与解决这一问题。该指南还向调解人提供实用工具，通过处理与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有关的所有方面，进行以儿童保护为重点的冲突分析。

52. 《实用指南》确定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和平进程的最佳做法，支持联合国以及区域、次区域、国家和地方行为体的预防和调解努力。

53. 将儿童保护问题成功纳入和平进程可以降低过渡期对武装冲突儿童受害者的影响，同时对制定冲突后时期的预防和问责制度有参考作用。该指南说明了具有儿童保护专门知识的联合国实体的参与如何被证明有助于以联合监测机制的形式监测协定的执行情况。《实用指南》中强调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的具体例子包括 2016 年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人民军之间和平谈判框架内采取的包容儿童的办法，以及 2006 年《尼泊尔政府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间的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最终使儿童获得释放。

54. 《实用指南》以英文出版，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中文和俄文版本将于 2021 年推出。阿富汗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改编了《实用指南》，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 2020 年 9 月启动的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进程。

55. 为了进一步支持特别代表办公室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正在多哈建立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将汇集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和专题领域的行为体，主要研究上述问题，目的是促进关于当前和未来儿童保护工作的机构知识建设，特别强调关于重返社会教育的研究，包括性别差异方案和对心理健康的关注。

D. 建立和支持全球联盟

56. 特别代表与会员国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积极接触，建立和支持旨在终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球联盟。她继续鼓励会员国认可政治承诺，如《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巴黎原则》)、《安全学校宣言》和《关于维持和平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温哥华原则》(《温哥华原则》)。2020 年 5 月，阿根廷、挪威、卡塔尔、西班牙、乌拉圭和保护教育设施不受袭击全球联盟共同举办题为“保护教育设施不受袭击：范围、影响和对策”的虚拟活动，纪念《安全学校宣言》五周年，特别代表在活动中发言。

57. 与往年一样，特别代表与驻纽约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定期交流，并于 2020 年 10 月与驻日内瓦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举行了年度简报会。同月，她还参加了纽约和喀布尔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以及纽约的阿富汗之友小组举行的联合虚拟简报会。她还于 2020 年 2 月在朱巴会见了南苏丹之友小组。2020 年 1 月，她在布鲁塞尔的联络处向驻日内瓦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成员提供培训。

58. 作为联合国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全球研究机构间工作队的成员，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根据大会第 69/157 号决议的授权继续致力于支持对这项研究所提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她的办公室参与起草了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的关键信息，并协助编制总结材料，作为全球研究的后续行动。

59. 2020 年 7 月，特别代表办公室参加了由非政府组织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全球研究小组、人权观察和保护儿童国际举办的题为“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的全球研究：COVID-19 的影响、良好做法和下一步举措”的网络研讨会。

60. 特别代表办公室继续牵头 2018 年与儿基会共同发起的儿童兵重返社会全球联盟。这一由会员国、联合国实体、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组成的具有广泛地域代表性的团体在 2020 年研究并发布了三份简报文件，即：“重新规划儿童重返社会：从人道主义行动到发展、预防、建设和平及其他领域”、¹“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成功重返社会方面的差距和需求”以及“资助儿童重返社会”。这些文件的主要结论于 2020 年 6 月被汇编并发布在一份题为“改善对儿童重返社会的支持：三份报告的结论摘要”的报告中。² 原计划与副秘书长、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儿基会副执行主任、演员兼活动家福里斯特·惠特克以及英国战争儿童机构首席行政长官举行的高级别发布会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取消。

61. 作为该倡议第二阶段的一部分，正在成立一个关于重返社会的学术咨询小组。此外，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些研究的具体方面，包括利用创新性筹资开展重返社会活动，加强对离散儿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以及女童和男童在重返社会方案中的不同需求。

E. 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

62. 发展和推进与下文所提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现有合作仍是特别代表的优先事项。

欧洲联盟

6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代表办公室和欧洲联盟继续保持伙伴关系。特别代表与几名欧洲联盟官员举行了虚拟会议，包括欧洲议会儿童权利机构间小组共同主席和欧洲危机管理专员。2020 年 12 月，她还与欧洲联盟民主和人口事务副主席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该副主席负责启动欧盟关于儿童权利的全面新战略。2020 年 6 月，

¹ 见 <https://childrenandarmedconflict.u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GCR-Reframing-Child-Reintegration-92020.pdf>。

² 见 <https://childrenandarmedconflict.u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GCR-Reintegration-Summary-paper-February-2020.pdf>。

她的办公室参加了第四届“支持叙利亚及地区未来”布鲁塞尔会议的会外活动。会外活动由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与公民自由、司法和内政委员会联合举办，主题是霍尔营地的儿童。

64. 特别代表在布鲁塞尔的联络处为欧洲联盟人权对话和欧洲议会成员提供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信息，并密切关注有关与儿童与武装冲突任务有关的欧洲联盟政策文件的讨论。除其他外，为德国武装部队提供了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的培训。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65. 特别代表办公室继续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保持伙伴关系，包括与北约总部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高级协调人密切合作，并为进一步开展北约活动提供专门的技术援助，以查明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66. 2020年5月，特别代表与北约坚定支持特派团和美利坚合众国驻阿富汗部队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讨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为减少军事行动中儿童伤亡而采取的措施。2020年10月，她的联络处与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通电话，主要讨论开发一种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沉浸式培训工具。2020年11月，她的联络处参加了关于保护平民、儿童保护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联合国—北约专家工作组会议。

非洲联盟

67. 特别代表继续与非洲联盟保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2020年1月，她的办公室参加了属于安全理事会以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非洲国家的务虚会，重点关注儿童与武装冲突。2020年2月，特别代表在非洲联盟首脑会议高级别早餐对话上发言，主题是“停止对儿童的战争：平息战火的红利”。她在发言中强烈呼吁加大预防力度，更好地保护儿童免受敌对行动的伤害。2020年5月25日，在《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周年之际，特别代表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专员以及欧洲议会儿童权利问题机构间小组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

68. 特别代表办公室定期在专家层面与非洲联盟接触，除其他外，协助起草关于《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第22条的一般性意见，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于2020年9月发布了该意见。

阿拉伯国家联盟

69. 特别代表还继续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接触。2020年10月12日，她与助理秘书长兼阿拉伯国家联盟社会事务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讨论在其办公室与阿拉伯国家联盟2014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下开展的具体活动。两位官员就冲突和COVID-19大流行对儿童的影响表达了各自的关切，并讨论了必须制定区域战略以更好地保护儿童。

F. 与联合国机制合作

70. 与往年一样，特别代表与安全理事会和相关附属机构密切合作。2020年6月，特别代表在法国组织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公开辩论中作了情况通报。2020年9月，她在尼日尔召开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上作了情况通报，辩论会的主题是“袭击学校是对儿童权利的严重侵犯”。她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做了通报。她还向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通报了具体国家情况，从COVID-19大流行开始就一直进行在线通报，并向工作组两次通报了COVID-19大流行对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影响。秘书长发表了关于以下国家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国家报告：哥伦比亚(S/2019/1017)、刚果民主共和国(S/2020/1030)、伊拉克(S/2019/984)、马里(S/2020/1105)、缅甸、尼日利亚(S/2020/652)、菲律宾(S/2020/777)、索马里(S/2020/174)、南苏丹、苏丹(S/2020/614)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印发了四份全球横向情况介绍。特别代表办公室支持工作组与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共同主席之间组织了几次视频会议，并支持工作组于2019年12月访问马里。

71. 2020年11月，在比利时组织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特别代表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一道，向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专家介绍了“促进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与儿童与武装冲突任务之间的工作和协同作用”这一主题。

72. 特别代表继续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合作并接触，其中包括儿基会、和平行动部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她的办公室继续为正在进行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综合标准”的审查工作作出贡献，审查内容涉及曾与武装部队和团体有关联儿童的释放和重返社会原则，以及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指南。

73. 特别代表办公室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共同参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

74. 特别代表加强了与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和秘书长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的接触。2020年2月，她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和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一起发表声明，对不断有报告称喀麦隆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人权遭到侵犯表示痛惜。2020年6月，她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阿根廷共同主办了一场虚拟活动，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2020年11月，特别代表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内容是关于恩塔博·恩塔贝里·谢卡因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犯有强奸、性奴役、招募儿童和谋杀等战争罪而被定罪。

75. 与儿童和武装冲突任务相关的交叉问题仍然是将儿童保护问题纳入主流的重要切入点。关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特别代表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参加了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高级别指导小组关于全系统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的会议。

G. 与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合作

76. 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建立和保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仍然是特别代表的优先事项。除了与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定期互动之外，特别代表还通过其在布鲁塞尔的联络处继续与总部设在欧洲(包括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接触。特别代表在访问缅甸和南苏丹期间还会见了民间社会伙伴。

77. 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参加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几十项活动，其办公室的代表还另参加了几十项活动。

78. 2020 年 1 月，特别代表参加了由列支敦士登自决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和儿童与武装冲突观察组织举办的研讨会。

79. 2020 年 6 月，特别代表在纽约与非政府组织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举行了一次虚拟协调会议，并于 2020 年 10 月在日内瓦与非政府组织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举行了简报会。

80. 2020 年 9 月，特别代表还在由罗密欧·达莱尔儿童兵倡议召集的预防知识在线研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2020 年 10 月，在 2020 年保护儿童安全首脑会议背景下，特别代表与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受害人权利倡导者举行联合会议，主题为“全球关切：联合国对儿童保障和发展的观点”，特别代表向该会议发送了视频致辞。

81. 同样在 2020 年 10 月，特别代表办公室参加了由“所有幸存者项目”与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和哈佛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共同组织的关于为冲突中性暴力的所有幸存者伸张正义的在线活动。

82. 2020 年 12 月，特别代表在线参加了比利时、加拿大和尼日尔常驻代表团与她的办公室、和平行动部以及和平与安全问题研究和信息小组合作举办的一次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和平与安全问题研究和信息小组关于和平行动中保护儿童能力的益处和挑战的一项研究的结果。

83. 在学术界方面，2020 年 10 月，特别代表为日内瓦大学网页录制了一份关于其职责的影响和未来挑战的声明。2020 年 11 月，佩鲁贾大学、“S. PIO V”政治学院以及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组织了名为“给武装冲突中的女童以希望：学术界的共同承诺”的会议，她在会议上作了主旨发言。这次会议还启动了面向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大学网络，这是第一个此类网络，旨在促进卷入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以及对他们的保护。

五. 结论和建议

84. 特别代表仍然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规模和严重性深感关切，呼吁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立即终止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严重侵害行为。她还呼吁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会员国采取一切可用措施防止侵害行为发生。

85. 特别代表就 COVID-19 大流行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不利影响表示关切，并敦促冲突各方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并立即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她呼吁会员国在设计和执行遏制大流行的措施时考虑到儿童保护问题，并确保能够在流行期间继续提供儿童保护服务，包括允许不受阻碍地接触儿童，保障儿童保护行为体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开展工作，以及为儿童保护工作分配充足的资源。

86. 特别代表还呼吁冲突各方消除人道主义援助接触儿童的所有障碍，并使受冲突影响儿童能够不受阻碍地接受教育。她表示关切的是，在敌对行动中学校日益被工具化，并强调必须保持学校的民用性质，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导致强制关闭学校期间。她还呼吁所有尚未批准《安全学校宣言》的会员国批准该宣言。

87. 特别代表强调，医院和医疗保健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当前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她提醒冲突各方，对学校和医院的袭击构成了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她还敦促会员国更好地保护学校、学生和教师，以及医院、医疗保健机构和医疗工作者，并采取具体措施阻止将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

88. 特别代表再次呼吁尚未签署和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会员国签署和批准该议定书，并颁布国家立法和政策，禁止武装部队和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并将这种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她还呼吁会员国批准关于改善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的文书，如《巴黎原则》和《温哥华原则》。

89. 特别代表欢迎国家和国际社会努力追究严重侵害儿童的犯罪者的责任，并鼓励会员国和捐助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调查和起诉严重侵害儿童的罪犯，从而加强对冲突中和冲突后国家司法系统的支持。

90. 特别代表强调，必须确保儿童的融入和参与，并将儿童保护纳入调解和过渡期正义的所有方面。她还提醒会员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儿童的可持续重返社会对于确保可持续和平与安全以及打破暴力循环至关重要。特别代表呼吁会员国和其他重返社会行为体为这一努力提供可持续的政治、技术和资金支持，并请它们全部加入儿童兵重返社会全球联盟。她还鼓励相关行为体使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调解人实用指南》。

91. 特别代表鼓励会员国、联合国伙伴、区域组织、儿童保护行为体和冲突各方加入“行动起来，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运动。

92. 特别代表再次呼吁会员国将据称与武装团体(包括被安全理事会指定为恐怖主义的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首先视为受害者, 优先考虑他们的康复和重返社会, 并解决对重返社会尤其不利的污名问题。她还提醒会员国, 如果儿童在关联或据称关联期间被指控犯罪, 必须遵守国际公认的少年司法原则, 包括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原则, 并确保拘留仅作为最后手段, 时间尽可能短, 以及确保遵守正当程序和国际公平审判标准。特别代表呼吁人权理事会、条约机构和相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密切关注暴力极端主义对儿童的影响, 包括与联合国所列恐怖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问题。

93. 特别代表鼓励人权理事会在审议或通过关于具体国局势或专题问题的决议时以及在普遍定期审议进程中, 继续提出关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建议, 尤其注意这些建议的落实情况。特别代表还鼓励人权理事会继续在确定或延长特别程序相关任务的决议中列入侵犯儿童权利问题。

94. 特别代表欢迎缔约国在提交儿童权利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继续关注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她敦促相关会员国在提交给这些机构的材料中酌情具体提及关于严重侵害儿童行为、适用法律和政策框架方面的空白以及追责举措的信息。她还鼓励联合国相关实体将这两个机构的建议作为与有关会员国讨论时的倡导工具。
